

<<民国风景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民国风景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6033848

10位ISBN编号：7506033844

出版时间：1970-1

出版时间：东方出版社

作者：张昌华

页数：34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民国风景>>

前言

《民国风景——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》是《曾经风雅》的姊妹篇，读者只要一看书名，便知他们同姓同宗。

我希望并相信喜欢姐姐的人，也会喜欢妹妹。

记得“风雅”出版后，一位不肯明示身份的年轻读者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的书是扫盲课本，说我是扫盲教师。

我听之一愣，问此话怎么说。

他说你写的人物我们年轻人都觉得陌生，以前我们只知道五四运动，哪知道罗家伦、傅斯年……褒乎？

贬乎？

我不介意，只觉得这个比喻真好玩。

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，“风雅”在半年内印了3次，真令我高兴。

诸多师友和读者给我不少热情的鼓励、中肯的建议或意见。

八十高龄的孙法理先生通览全文，为我指谬匡正，令我感动。

他希望我“一路写下去”。

我不敢懈怠，以“不叫一日闲过”自律，在耕耘两度春秋后，收获了《民国风景》这片旧时月色。

关于这本书的名字，有人建议我起得开放点、响亮点、刺激点，以争取卖点。

在“书卖一张皮”的当今，这不失为一种攻略。

我思虑再三，不敢采纳。

因我笔下的人物，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。

人文关怀是他们的本务，不媚不俗是他们的风骨，温润儒雅是他们的特质，书名起得冲淡些、平和些、书卷气些或更为宜。

凌志兄点拨我：既然计划以《曾经风雅》为基调，分3部写100位人物，书名在形式上何不做一个整体的构想，相互呼应一下呢？

我觉得有道理，于是冠以《民国风景》。

人，自然包括伟人、名人，都不过是偶然窜入历史长河的一尾小鱼，生命的短暂与能量的微末，犹如水面泛起的一朵浪花。

即令我的传主们，有不少享有百年人生，在事业上也有不俗的建树，甚而是辉煌，也不过是岁月记忆中的一个脚注，历史长卷里一枚书签而已。

不过，脚注是历史学家不能忽视的，书签是可资把玩的，那浸染春雨秋霜的书签就更值得玩味了。

方寸天地可窥大千世界呢！

本书写了多位民国人物，不妨依齿序摘要介绍前6位传主，有说国民党是“破毡帽”，共产党是“电灯胆”的民国元老、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；敢把大勋章当扇坠，站在总统府门前，吆喝袁世凯“出来！”

的章疯子(太炎)；“葬我于高山之上兮，望我大陆”的诗人、书法家、国民政府检察长于右任；傲睨万物、目空千古、骂遍同列、酗酒丧命的国学大师黄侃；即是明天要死，也要把今天该做的事做完的实干科学家丁文江；不因政治忘哲学，不因哲学忘政治，批评国民党、攻击共产党，非黑非白的张君勱。

以及仁者胡适，“闲话”惹得一身骚的陈西滢，一抔黄土掩风流的袁昌英，“花落入亡有人知”的苏青，留得残荷听雨声的石评梅、高君宇等。

而我要特别推荐的是写杨宪益夫人戴乃迭的那篇《“对不起，谢谢！”》。

有人质疑我专做“翻案”文章。

我要说我只不过是，曾有人把汗衫说成短裤，我现在把短裤说成汗衫或修改了尺寸而已。

我努力告诫自己，决不因钩沉某人而故扬其善、故隐其恶。

我只据占有的史料，力求把人物写得丰满些、鲜活些，还他庐山真面目罢了。

<<民国风景>>

吴稚晖一辈子玩世不恭，蒋氏父子都尊之为师。

吴为联手汪精卫反共，不惜老脸向小他10岁的汪下跪，足见其对蒋的愚忠与反动。

他一生3次下跪，值得玩味的是没有一次下跪是为自己！

章太炎在袁世凯面前器宇昂轩，是“神”，但在孔方兄面前，他是“人”，一个未能免俗的人。

于右任虽是廉政、清明的君子，诗酒风流的名士，然寻花问柳之俗亦未能免。

黄侃骂人恶名在外，但他事母至孝，兵荒岁月竟背着老母的棺木颠沛流离，感人至深。

丁文江致他弟弟的那封拒开后门的信，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操雪精神，岂止教我辈汗颜！

毕生为中国服务的英籍女士戴乃迭的命运，又让人感慨何止万千！

倘若本书能作为一枚小小的“书签”，夹杂在你的藏书之中，分享你阅读的一份时光，那将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。

我本是一个大海拾贝者。

本书征引、参考了诸多前辈以及当代学人的文字资料或照片，光增了篇幅；一些传主及其家属(杨静远、陈小滢、海婴、潘乃穆、顾慰庆、郭君陵、赵蘅和陈虹等)给予大力的支持，我谨向他们三鞠躬。

曹凌志先生，对拙著的创作自始至终予以密切的关注、支持；东方出版社慨然接纳书稿，赵立小姐在编辑工作中付出了许多辛劳，我向他们拱手致谢并欢迎读者、方家指正。

<<民国风景>>

内容概要

《文化名人的背影2:民国风景》讲，人，自然包括伟人、名人，都不过是偶然窜入历史长河的一尾小鱼，生命的短暂与能量的微末，犹如水面泛起的一朵浪花。即令我的传主们，有不少享有百年人生，在事业上也有不俗的建树，甚而是辉煌，也不过是岁月记忆中的一个脚注，历史长卷里一枚书签而已。

<<民国风景>>

作者简介

张昌华，1944年生于南京。
资深文学编辑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江苏省作协理事，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，出版过散文随笔集《书香人和》、《走近大家》、《青瓷碎片》、《曾经风雅——文化名人的背影》等。

<<民国风景>>

书籍目录

民国风景——政治圈外的吴稚晖拾趣者说——章太炎的诚、智、痴、怪——蓑烟雨任平生——官场外的于右任零缣断简话黄侃天下你我应识君——丁文江这个人非黑非白张君劢远东最美丽的珍珠——顾维钧第三任夫人黄蕙兰女士胡适三题——净土掩风流——“四级教授”袁昌英闲话西滢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自古红颜多薄命——悲情庐隐岁月的书签——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潘光旦的人文情怀大千的世界，世界的大千——张大千素描毛彦文的往事文理大师顾毓陈存仁“另眼”看名人高兰：中国诗朗诵先驱花落人亡有人知——乱世才女苏青赵清阁流芳“对不起，谢谢！”——纪念戴乃迭逝世十周年留得残荷听雨声——石评梅与高君宇被漏植的诗行——陆晶清与王礼锡共患共难，同枕同穴——陈白尘与金玲茶，不说话——我所知道的张香华和柏杨

<<民国风景>>

章节摘录

零缣断简话黄侃 国学大师章太炎为“阐扬国故，复兴国学”，设帐收徒，一时黄侃、钱玄同、周树人、周作人、朱希祖、许寿裳、汪东等麇集麾下。

其门徒，曾有“四大金刚”、“五大天王”之说。

然章太炎在自述中认定“弟子成就者，蕲春黄侃季刚，归安钱夏季中，海盐朱希祖逊先”，仅列三人。

横排竖排，黄侃总是名列榜首，且在国学上向以章黄并称。

黄侃在为人文上，也真得老师的嫡传，世称章太炎是“章疯子”，亦谓黄侃是“黄疯子”。

名师高徒，二疯并峰，为中国现代文坛增添了不少趣话。

仅举章黄相识为例：一说1906年黄侃留学日本，寓居章太炎楼上。

某日，黄为了省事在楼上对着窗外方便，飞流直下章的阳台，两人对骂。

以骂订交。

另一版本是，黄侃与友人拜谒章氏，见其壁上书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：“我若仲尼出东鲁，大禹长西羌，独步天下，谁与为偶？”

黄震愕，畏其狂，不敢亲。

后读章文，惊奇其才，仰慕不已，投拜门下。

章太炎大名，如雷贯耳，路人皆知；唯黄侃行迹，世人寡闻。

侍亲至孝舐犊情深黄侃（1886—1935），字季刚，祖籍湖北蕲春，生于四川成都。

父黄云鹄，清末进士，曾任四川盐茶道，著名学者。

黄侃系庶出，黄云鹄67岁时生黄侃，晚年得子，视如掌上明珠。

黄侃幼承庭训，3岁即发蒙，读书神悟。

黄云鹄在江宁尊经书院教书时，母亲命7岁的黄侃写信向父亲索家用。

信末，黄侃信笔作诗：父作盐梅令，家存淡泊风；调和天下计，杼轴任其空。

父见之，惊叹儿子的天才，感愧交并，和诗一首：昔曾司煮海，今归食无盐；惭愧七龄子，哦诗奉父廉。

嗣后，父子诗书唱和不绝。

乡人称黄侃为“圣童”，父亲告诫他：“尔负圣童之誉，须时时策励自己”。

10岁时黄侃便读完四书五经，父亲把自己的藏书集于一室，上书“归学处”，以勸励。

父亲去世后，每逢父亲的生日和忌日，乡风的一年三节，黄侃都要祭奠。

父亲的著述甚多，黄侃未能予以刊布，深感愧疚。

“今则年向四十，而先人著述，未获重刊流布，墓碑、祠主尚俱未立。

此罪直擢发难数矣。

”（1921.2.1，日记）他一面搜求父亲的遗稿、手泽；一面对诬蔑、攻击父亲的言论据实批驳。

黄侃去世那年的5月，检视乃父手迹，忆及慈怀，不禁失声痛哭。

黄侃13岁时失怙，由生母周太孺人和慈母田太夫人抚育成人。

两个母亲含辛茹苦，训子苦读。

母亲曾问：“汝亦知求生之道乎？”

黄侃答：“读书而已。”

故黄侃“遭家难而志益坚，盖感于慈教者深也。”

黄侃对慈母与生母一样孝敬。

1908年黄侃在日本，慈母告知生母病危，他赶回国内，“昼夜侍奉汤药。

母去世，他捶胸痛哭，哀伤欲绝，竟至跌在火盆上，衣燎炙股而不知。

“1908年，黄侃亡命日本，思母慕切，梦到生母的墓莹，便请苏曼殊绘《梦谒母坟图》，自作题记，请章太炎作跋。

此图黄侃随身携带，不离左右，直至终老。

1922年，黄侃曾执教的山西大学来函来电，催他赴校授课。

<<民国风景>>

黄侃告知慈母，母忽泣然流涕。

“侃心如沸羹”，“足以不饥饿，亦决不能舍弃年垂九十之母而它行。”

”于是，毅然辞去山西大学教席，改教武昌中华大学。

某年，在京吃蟹羹，店家忘记上老母那一份，他大骂。

最常被后人作为谈资的是，他迫于生计奔波于四川、东北、湖北、北京，总不忘携一具寿材同行。

此棺是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，上有他亲撰的铭文：“为子有一念忘亲，为臣有一念忘君，为官有一念忘民，天地鉴察，鬼神式凭。

俾尔后嗣不能载寐载兴。

”黄侃认为这是先父对子孙的宝贵训诫，应以铭记。

此棺其父因尺寸小未用，留给田夫人。

田夫人亡后，黄侃作慈母生平事略，文末曰：“孤苦苍天，哀痛苍天！”

孤黄侃泣血谨述。

”“报亲恩，惜身命，为儿女，作所依。

”（1921.12，朔，日记）这是黄侃为人子，为人父的本旨。

他一生所出子女较多，幸存者少。

“所生十儿女，六者为异物。

”备感凄苦。

在致友人书中慨叹：“亡妻早没，子女无多。

侃又中年早衰，弥增舐犊之爱。

”他对子女的教育很严格，与家人团聚之时，常给他们讲家史，教做人之道，授经书典籍。

当他见子女们读书不够勤奋时，疾言厉色责之。

“拊念华等，以其荒嬉也，不好纸笔，唯觅梨枣。

”长子念华15岁时，黄侃托友人带其到日本留学，念华不愿远行，以至哭诉。

黄侃忍不住杖责。

念华19岁读北大时病逝，黄侃悲痛欲绝。

1928年次女念惠一岁多而殇，黄侃痛苦之至，借酒浇愁，一月内，四酒四醉。

他似乎有点迷信，总觉得念惠葬得不是地方，竟费神为这早夭的小女儿迁葬。

黄侃对他的手足七姐和十一妹亦关爱备至，七姐丧偶，一直寡居他家，黄侃为其养老送终，还精心培养她的后代……尊师情深，爱生意切黄侃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“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”和

“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”。

他于国学堂奥无所不窥，尤善音韵训诂，诗词文章均为一时之选。

古之学者必有师。

令黄侃臣服的老师有两位：章太炎和刘师培。

关于章、黄的相识，还有一种说法：1907年，章太炎在日本办《民报》，一日他读到署名“运甓”（黄侃）的《专一之驱满主义》和《哀贫民》，拍手称快，即修书差人相约黄侃。

两人相见，惺惺相惜，章称许黄为天下奇才，黄更为章的才学折服，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
不久，黄侃母亲病重，欲回国侍奉。

章太炎说：“务学莫如务求师，回顾国内，能为君师者少，君乡人杨惺吾（守敬）治舆地非不精，察君意似不欲务此。

瑞安孙仲容（诒让）先生尚在，君归可往见之。

”黄侃听罢默而不语。

章又说：“君如不即归，必欲得师，如仆亦可。

”黄侃纳头便拜，正式受业章门。

（叶贤恩《黄侃传》）此后20余年，黄侃执弟子礼甚谨。

在章的指点下，黄学业精进，受到章的激赏：“今汝殆一日万里也。

”时人都知黄侃狂傲，“于并世老宿多讥弹，惟于太炎先生，则始终服膺无间。

有议及章先生者，（黄）先生必盛气争之，犹古道也。

<<民国风景>>

”章也首肯此说：“（黄）性虽异，其为学一依师法，不敢失尺寸。

”1914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禁，被囚于北京东城钱粮胡同。

适黄侃受聘于北大，他冒险前往探视，见老师孤立无援，十分凄苦，便以“研究学问”为名，前往陪伴，与老师共患难。

数日后，警察逐出黄侃，章太炎愤而绝食。

他积极与同门致信教育总长汤化龙，组织营救章太炎。

并“不怕羽毛摧折”，屈居为赵秉钧的幕僚3个月，以趋缓袁世凯加害章太炎的计划。

1929年章太炎60大寿，黄侃冒雨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。

黄侃曾动容地对弟子说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师恩。

”黄侃不仅向章太炎问学，还以老师的为人和操守为楷模，不阿权贵，憎爱分明。

章太炎本是俞樾的弟子，出入8年。

因俞反对他从事革命活动，他撰《谢本师》，与之决裂。

黄侃亦曾拜刘师培为师，刘曾参加“筹安会”，并希望黄侃也支持袁世凯称帝，黄侃目道：“如此等事，请先生一身任之。

”学术是讲究传承的，但黄侃没有墨守师说。

“吾爱吾师，吾更爱真理。

”黄侃对章氏的《声韵略说》就提出过具体的批评。

章的小学著作《文始》是吸收黄侃意见写成的，《新方言》亦曾得到黄侃的襄助。

章太炎也坦承：“（黄）虽以师礼事余，转相启发者多矣。

”章太炎的《新方言》出版，专请黄侃作《后序》，足见他对黄的赏识。

黄侃病逝，章太炎悲痛不胜，竟号啕大哭：“这是老天丧我也！”

这是老天丧我也！”

”后，又为黄侃撰墓表，颂其懿德。

刘师培（1884—1919）是黄侃在章太炎宅上认识、订交的。

刘师培因失节无人理睬，一度在家赋闲。

黄侃向北大校长蔡元培荐刘，蔡对刘曾附表的不端行迹有虑，拒绝。

黄侃竭力劝争：“学校聘其讲学，非聘其论政，何嫌何疑？”

”蔡终被说服。

故黄、刘一度在北大成为同事、朋友，过从日密。

刘师培患肺病多年，一日言谈中，流露出自己“四世传经，不意及身而斩”的遗憾。

黄侃力慰“勿虑无传人。

”刘说：“诸生何足以当此！”

”黄侃问何人能继君之志。

刘说：“要能有你这样，我就传授之。

”黄侃立马跪拜“愿受教”。

次日，备香案，宴同行，当众叩头行拜师大礼。

世人不解，黄、刘文名相当，是友人，且刘只大黄两岁，怎突变为师徒？

章太炎也惊诧，问黄侃：“季刚小学文辞，殆过中叔，何遽改从北面？”

”黄侃直言：“余于经学，得之刘先生者为多。

”“民八年之冬，刘先生病重，自知不起，叫人请黄先生来，摸索一册手抄本，交于黄师说：‘苦心二十余年，仅得有此，此学非君不传，君其保之。

’”黄侃拂袖北大时，刘师培正处弥留之际，他十分难过，“以跪地表示谢恩。

”（刘太希）刘师培泣曰：“我一生当论学而不问政，只因一念之差，误了先人清德，而今悔之晚矣。

”（陶菊隐）刘去世后，黄侃撰《先师刘先生小祥奠文》，情文并茂，以“慰我悲情”。

黄侃又将刘师培的墓志铭拓片装裱后挂于书室，“朝夕面对，如见师恩”。

黄侃历任北大、北女师大、武昌高师、中央大学等校教授，在教学上的逸闻曾盛传一时。

<<民国风景>>

大家称他是“三不到”教授，即刮风不到，下雨不到，不高兴不到。

他脾气大，好骂人。

有一次，他收到一封匿名信，“说他骈文作不过李审言，经学赶不上皮锡瑞，何必自负。他收阅后大发雷霆，疑惑是我们那班学生写的，于是在上课时，大骂十日。

”（武西三）黄侃很讲究师道之尊。

“我叔父叫我去拜他为师。

礼节是到他家，用红纸套封装十块大洋，还得向他磕头。

我本不愿意磕头，但是先叔说：‘季刚学问好得很，不磕头，得不了真本领。

你非磕头不行！

’我出于无奈，只得去季刚师家。

季刚师一听我去了，便叫到上房里坐坐。

我把红封套取出放在桌子上，说明拜师的诚心，跪下去磕一个头。

季刚师便说：‘从这时起，你是我的门生了。

’”（杨伯峻）“在课堂上讲书，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，就说，这里有个秘密，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，我还不能讲，你们要我讲，得另外请我吃饭。

”（冯友兰）在中大上课时，他只管讲课，一向不布置作业。

期末考试又不肯阅卷打分。

教务处催逼，他给处里写一纸条，上书“每人八十分”5个大字。

……上述都是他的弟子们的回忆，是真实可信的。

世人往往以此讥诮黄侃。

然而，我们也应正视黄侃“为人师”的另一面。

所谓“不高兴不到”，大多是他与人斗气未消，不想带着情绪去上课。

他在日记中有记载：有“日课”、“改定日课”；且自责“荒课”、“缺课”、“旷课”、“未如课”。

可是，临终前几天，他的鼻衄病已很严重，气喘病又发作，甚而连饮食也难以下咽，却仍然坚持去上课，说：“饭可不食，书仍要讲。

”匿名信一事，据武西三回忆，黄侃在班上大骂十日后，无人应答，黄侃自知骂错了对象，便向全班同学道歉。

武氏又说，黄先生上课，学生不敢问，他疑心学生有意跟他捣乱，不过课后去问，他倒很客气。

倘若到他家中请益，他更客气，还会亲敬你纸烟，和你无话不谈。

至于磕头拜师，黄侃认为是一种传统礼教和诚意，他曾告诫年轻人：“我的学问是磕头得来的，所以，我收弟子，一定要他们一一拜师礼节。

”在课堂上卖关子，那可视为授课艺术，也显示他的睿智和幽默。

“每人八十分”，判分凭印象盖木戳之类，当年名教授们往往如此，显示一种不屑琐杂的名士风度。

黄侃确实“狂”，即在自谦中也透着自信。

在武昌与学生刘博平谈话时，嘱刘在他身后不必刻印他的诗词，意下是小学和经学可以传世。

刘问诗文为何不可以刻。

黄说：“你知道骨牌戏吗？”

如果没有‘天九’则‘地八’未必不可制胜，然而终究是‘地八’而已。

”刘问“天九”在哪里，黄说：“古人亦取去矣！”

”黄侃有虚怀。

他对门生程千帆说：“我讲小学比较‘自如’，讲经学，拿着书还怕讲错。

”黄侃在东北大学与曾运乾先生切磋学问获益后，一到北京，下火车便让儿子打着灯笼到学生陆宗达家。

陆以为有什么要事，吃了一惊。

黄侃兴奋地说：“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。

他考定的古声纽中，‘喻’纽四等古归‘定’纽，‘喻’纽三等古归‘匣’纽，这是正确的。

<<民国风景>>

我的‘十九纽说’应当吸收这一点。

”他治学严谨，连小小的句逗也不放过。

“侃所点书，句读颇有误处，望随时改正。

”（1932年6月致陆宗达信）并举例说明。

他能以愚自处，是他认为“中国学问如仰山铸铜，煮海为盐，终无止境。

”黄侃认为“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，第二当博学多闻。

”他有两句名言：“《汉书》都不会背，教什么书呢？

”可见他腹笥丰盈。

另一是：“五十岁前不著书”。

他以自己做学问的谨严之风，劝学生们“要打好基本功，不要骛外，要耐心于久坐下苦功。

”“先生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在报刊上发表文字，一则学力不充分，一则意见不成熟，徒然灾梨祸枣，遗人把柄，于己无益，于世有损。

”（殷孟伦）他把朱熹的两句话写成楹联送给学生：“旧闻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养转深沉。

”此外，黄侃尤注重对学生的品行、节操的培养，“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，平时恒以顾亭林、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。

”（陆恩涌）爱国青年汪楚宝（汪东之弟）是共产党员，被驻徐州的国民党司令刘峙逮捕，汪东闻讯求黄侃营救。

黄侃当即写信令其侄耀先往见司法院长居正，后终获释。

另有李俊民，大革命时期在湖北因事革命活动被捕，也由黄侃出面找当时的湖北省长肖耀南保释出狱。

“刻苦为人，殷勤传学”。

这是黄侃赠陆宗达的8个字。

黄侃当年的弟子范文澜、罗常培、陆宗达、徐复、程千帆、潘重规和黄焯等后来都在自己的领域卓有建树，自成一家。

“死而不亡者寿。

学有传人，亦属死而不亡。

”傲睨万物名士风流黄侃一生漂泊，一生为国故招魂。

晚年定居南京，1935年在九华山筑量守庐，自号量守居士。

典出陶渊明诗《咏贫士》：“量力守故辙，岂不寒与饥？

知音苟不存，已矣何所悲。

”量守故辙者，法度也。

黄侃在治学上恪依师法，不失尺寸，无异可非；在生活上诗酒风流，有“癖”：嗜书，嗜酒，嗜骂人；在人际上，因自视甚高，狂傲不羁，骂遍同侪，有“疵”。

然明人张岱曾言：“人无癖，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，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。

”值得玩味。

关于治学，前文已述，不复。

在生活上，黄侃不亏待自己，烟酒玩乐皆善。

他自言：“平生友朋游宴之乐，金陵为最。

”除学界友人外，居正、于右任、丁惟汾、叶楚伦等名流都是座上客。

乙亥重阳节，他抱病与弟子侄辈登游南京鸡鸣寺豁蒙楼，触景生情，忆起李后主的《却登高文》，赋诗一首：秋气侵怀兴不豪，兹辰倍欲却登高。

应将丛菊沾双泪，岂有清尊慰二毛。

西下阳乌偏灼灼，南来朔雁转嗷嗷。

神方不救群生厄，独佩萸囊空自劳。

两天后，黄侃西去，此诗成了他的绝笔之作。

于私生活上，“黄侃在原配王夫人生前，即与黄绍兰同居，并产一女。

在王夫人逝世不久，又与彭欣草率结合，后长期分居，彭氏滞留天津。

<<民国风景>>

”（司马朝军、王文晖，《黄侃年谱》）1923年，黄侃在武昌高师与大三女生、女儿的同学黄菊英相恋。

黄家以“同姓不婚”拒绝。

黄侃填《采桑子》词示情：今生未必重相见，遥计他生，谁信他生？

缥缈缠绵一种情。

当时留恋成何济？

知有飘零，毕竟飘零，便是飘零也感情。

<<民国风景>>

编辑推荐

《文化名人的背影2：民国风景》作者张昌华，资深文学编辑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江苏省作协理事，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，出版过散文随笔集《书香人和》、《走近大家》、《青瓷碎片》、《曾经风雅——文化名人的背影》等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